

# 完美

Perfection

一个背叛与重生的故事

[美]朱莉·梅兹

杨丽[译]

一段真实得令人窒息的、

关于宽恕的记忆。

一段遭受丈夫去世和背叛双重打击后，  
历经折磨寻找真相，重建生活恢复自我的经历。

看似美满的婚姻，一切都只是个谎言；

我们极力追求的完美，

虚无缥缈，一碰就碎！

# 完



一个背叛与重生的故事

# 美

*Perfection*

[美]朱莉·梅兹

杨丽[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一个背叛与重生的故事/(美)朱莉·梅兹 著,杨丽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54-4650-3

I. 完… II. ①朱…②杨… III. 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8740 号

PERFECTION: A MEMOIR OF BETRAYAL AND RENEWAL

by JULIE METZ

Copyright: © 2009 BY JULIE MET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YPERIO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高 娟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7.5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2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朱莉·梅兹}

## 致读者

除了我自己的名字，这本书中的名字和细节，我都做了一些变动。那只狗的名字没有变，因为那个名字很适合它，也和我的故事非常吻合。有时，真实的生活在细节上虚构都有所不及。在几处我变更了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这样这本书读起来叙述更流畅，无需改变事实讲述的模式。另外，所有对话和事件都是通过回忆并记叙下来的。

# 1

2003 年 1 月 8—12 日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亨利的脚步声在旧的木地板上响起。卫生间的冲水声。又是他的脚步声——可能在楼梯间。安静。然后是“砰——”的一声。

寒冷的周三下午，我正在楼下的办公间工作，我的办公场所是与客厅相连的一个封闭的日光走廊。走廊三面是由小块镶嵌玻璃组成的落地窗，从这里望去，正好可以远眺街对面积雪的群山。

披着一块披肩，套着袜子，脚却依然冻得发麻。我盯着电脑屏幕，继续考虑着版面设计。我作为一名美术设计师已经快二十年了。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主要为图书出版商们提供封面设计。今天要设计封面的图书是一本小说，书中讲述遭遇种种不幸的牛仔们的故事。像往常一样，昨天就是交稿日期。我无意间瞥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间，就马上停下在版面设计上虚晃——1 个小时内，在学校 3：30 放学之前，我必须开车去学校接我的女儿丽莎，她今年才 6 岁半。亨利今天病了，整个上午都躺在床上。去接女儿要在学校寒冷刺骨的操场等待，还得和那些其他的妈妈们寒暄周旋，然后尽快开车回家完成工作。今天我要穿上新买的羊皮外套，这件外套价值不菲，让我在稍暖和一点的日子里穿它都有种罪恶感。重新考虑之后，我觉得用无衬线绘画来表现忧郁的倚靠在篱笆横木上的牛仔更好。突然我的头皮发麻，打了个寒颤。那不是 UPS 快递的家伙在外面卸包裹。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我本能地拿起电话，电话那头一个摄影师问我是否喜欢他邮给我的图片。

也不是猫翻倒橱柜的食品杂物的声音。“现在我不方便——有什么事发生了。”我突兀地挂断电话，冲向楼梯间喊亨利的名字，房间里十分安静。两只猫飞快地从我脚边掠过，它们的爪子在抓刨着木质楼梯。卧室里没人，我又跑下楼梯。我看到亨利四肢伸展躺在厨房的地板上，他的头差点撞在电烤箱上。他还在呼吸，他的身体在蔚蓝色的地板上映衬出黑色的阴影。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警察在犯罪现场用粉笔勾勒出受害人轮廓的场景。

我努力克服自己正身临电视剧《六英尺下》的一个开场场景的幻觉，那是我们当年最喜欢的电视剧集。通常小角色会在开始的几分钟内死去。亨利呼吸微弱，柔软的嘴唇边上还留着几滴唾液，脸上的皮肤开始变得灰白，他的呼吸柔弱无力，眼睛微微合着，似睁犹闭。我对他说着话，让他知道我就在他身边。但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他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回应。

这一分钟似乎变得充满弹性无限延伸开去，但突然又中断：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是要报警？还是亨利过会儿自己坐起来告诉我别大惊小怪，就像他昨天晕倒后那样？这应该和昨天的情况一样。昨天他倒完垃圾进屋后晕倒在地上，后来医生说各项测试都正常——我拨打了911急救电话。我靠着他坐在地上，看着他的呼吸，抚摸他的前额。由于口中含有唾沫，他的呼吸发出一种嘶嘶声。

我希望此刻我有一个便签本和铅笔。亨利以前就希望我随时记笔记。急救人员正在赶来，他们会替他检查，他会好起来。他将会在下次聚会上告诉人们他最近一次差点死去的经过。“有报道说我死了完全是子虚乌有。”这是他将要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而我也会感到为他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然而只要一切都将变好，即使觉得不值我也乐意。我又一次拨打了911，只是为了确认他们已经接到我的急救信息。我打电话给艾米丽，她住得离我们只有5分钟路程，而且她通常下午2点钟以后都会在家。其实安娜更加可靠——我知道不管今天发生什么她都不会被吓到——但是她住的地方到这里有12分钟路程。然后我打电话给马修——亨利的最好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临近的镇上。

每一分钟情况都会有所不同。急救人员将会赶来；他们会带来氧气罐、除颤仪和输液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艾米丽将会帮我另找个人临时照顾丽莎，然后她会和我一起去医院，然后我们到医院，亨利就会醒过来，像平时一样笑着和我们开玩笑。

我放松下来，靠近亨利坐在蓝色的地板上，抚摸他熟悉的皱纹、他眼睑处的伤疤、他一侧脸颊顶上的一粒小痣。吸气，呼气。蓝色的纱质窗帘掠过他的身体，他的皮肤变得苍白，毫无生气。

“吸气！”我对他大喊大叫。“马上开始吸气！”我按压他的胸口，但是他并不听我的。我对着他的嘴，给他吹气；他脸上的蓝色渐渐褪去，像水彩颜料一样变成了红色，但是红晕褪去又还原成了蓝色。他还是没动静。这个爱了我十五年，让我为之疯狂，和我大打出手，喂我吃东西，和我做爱，和我共同生养孩子的男人，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这口我吹到他肺里的气。我抬头望去，一阵寒风吹过，走廊的滑动门发出的声响让我心烦意乱。急救人员带着轮床和急救设备已经赶到了，他们温和地将我挪出厨房。艾米丽紧随其后而至。

.....

你知道他们让你在小小的候诊室等待时感觉很不好。艾米丽挽着我的左手。她的脸色发白，但她的嘴唇因为寒冷而红润，她戴着那顶熟悉的蓝色钟形帽，BOB短发从帽中露出几缕。亨利最好的朋友马修站在我的右边。马修高大挺拔，像一棵树。神情悲伤的年轻医生告诉我们，这是一种肺栓塞（肺血管阻塞症），在亨利腿中形成的血凝块向上转移至肺部，引起了心脏骤停。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挽救。但是……

当我试图理解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仿佛一切都变得缓慢了。这不可能。每次我们一起看《六英尺下》的时候，主角总能够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下一集。我从座椅上瘫软下来，滑到地上，歇斯底里地尖声惊叫。

“如果你想你可以到他身边去躺一会儿。”艾米丽提议。她表现出

惊人的平静，看着亨利躺在轮床上失去生命的躯体。“去吧，我们不会介意。”

我爬上窄窄的轮床，躺在他的身边。他以前就希望我记录下他每天的所有细节——他的手臂僵硬变冷，手指弯曲发蓝，而胸口依然温暖。他左侧的脸上有一道擦伤。抱着他躺在他的身边让我感觉舒服。用我习惯的方式触摸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伴侣而内心释然，尽管他已没有了呼吸。他的脚很美，脚趾的构造有种艺术美感，就像某个希腊雕像的脚。我解开他的衬衣，看他胸前的那道标志性伤疤。那是他十几岁时在一个农场工作，一块玉蜀黍外壳扎破了他的皮肤，后来伤口愈合留下了一道两三厘米的瘢痕，我喜欢在黑暗中抚摸这个伤疤。我摸了摸他左肩上的大大的黑痣，又摸了摸他右眼睑上的伤痕，那是他小时候在檀香山的一个宾馆里弄的（那座宾馆由弗兰克·劳埃德·莱特<sup>①</sup>设计，亨利很喜欢把这个加到他的故事中）。当时一扇窗户突然从窗格中落下，他正好和家人从下面经过。他身上的所有伤疤和痣，我都非常熟悉，就像熟悉穿过黑暗树林指引回家的路的踏脚石。

两名护士走了进来。“现在你应该回家休息一下。”其中一名护士说道。她伸出手搂住我的肩膀，将我轻轻地从床上移下来。

艾米丽搀着我的手，我们一同走过荧光灯照亮的走廊，走进黄昏的暮色之中，暗蓝的天空上低低地垂浮着大片云层。一群黑色的鸟飞向天空，它们整齐划一地挥动翅膀，像某个意喻悲剧的标识。

.....

在他死前的两周，亨利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感觉我被一辆卡车撞了。”当时我们在度圣诞假期。我们去探望他住在西雅图海岸班布里奇岛的大学同学一家。在连绵的西北云层的笼罩下，那里天空阴暗，白天的时间很短。孩子们玩着，喝热巧克力。我们大人做饭，装

---

① Frank Lloyd Wright, 20 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



饰圣诞树，迎接圣诞节的到来。亨利喜欢所有的聚会，但他不喜欢圣诞节，他躺在睡椅上看着我们。

对他的这种古怪行为，我早已熟悉。在他 16 岁那年，他骑着一个朋友的新摩托车去兜风，在一个急转弯处，一下子冲到了一辆正在行驶的白色轻型货车前。他喜欢讲他自己的故事，每次都用一种新的不同的叙述方式。

“我躺在那里流血，我的腿有七处受了伤，那个家伙在我身边抽泣，恳求我不要死去。以至于我不得不先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这样我们才能向附近的人求助。”亨利的腿已经治好，但是他经常感到疼痛并且每天都要吞食几片布洛芬（偏头疼药片）。他预言在他 50 岁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到 60 岁的时候就需要坐轮椅。尽管是开玩笑，我还是不无忧虑地望着亨利——打瞌睡，看杂志，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敲字，然后又打瞌睡。在那个假期，他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躺椅。每当我问起他感觉怎样，他都说他只是因为去年频繁的旅游而感到疲惫，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写他的书。

他书的主题是“Umami”，一个日本词汇，翻译过来是“完美”的意思，通常都和食物有关。“Umami”也可以翻译成“第五味”。对西方人而言，“Umami”最恰当的表达是“香”，其他四味分别是酸、甜、咸和苦。

“Umami”是一种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令人齿颊留香的美味和吃完之后的满足感。“Umami”是一种由蛋白质与脂肪完美搭配调制出来的口感——可口的浓肉汤，丰富的调酱，一片涂有奶油的乳酪。在阳光照射自然成熟的水果中有“Umami”，在一杯调制而成复合酒中也有“Umami”。说得更极端一些，比格食品公司甚至雇来食品学家往食物中添加化学物质，来增加口感稍差的食物中的“Umami”，像巨无霸（大型汉堡）、炸薯条和其他一些在冰箱中的冷冻食品。“Umami”也被认为是一种颇受中国餐馆喜爱，具有增进口味魔力的味精的味道。

但亨利的任务是获取现实的食物。他去过西海岸，那里出产的新鲜食物，比东海岸不当季出产的未成熟的西红柿和有斑点的桃子，包

含着独特的完美的味道。亨利和一个出版商签订合约，得到一半的旅行费用资助。于是他在 2002 年沿着西海岸线来回穿梭，品尝各个农场里的成熟水果、国外的海鲜海藻，以及各地酿造的葡萄酒。

那一年他几乎都在外面奔忙，西部至少去了八次，有时一去就是三个星期。他在各种顶级的餐厅进餐，如位于著名的葡萄酒之乡纳帕谷“法国洗衣房”餐厅<sup>①</sup>和位于华盛顿伍丁维尔附近的草药农场<sup>②</sup>。他拜访西海岸的葡萄酒场主和酿酒专家。他给我写长长的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在和著名的水果专家戴维·卡普的旅行中，在一个家庭农场中品尝到现在稀有的马歇尔草莓。

亨利回来时带着一坛野柠檬蜜饯，家酿的沙司（沙沙酱）和一个叫做白利糖度计的测量器，可以测量水果中的含糖量。

亨利用他的小折刀刺破蜜桃和橘子，让果汁流出来测量含糖量，让当地的食品杂货店的经理大为惊叹。联邦快递公司给我们送来了另一笔财富——一箱从俄勒冈州有机农场<sup>③</sup>运来的特级有机大桃。每咬一口，这种多汁的水果都给我们难以言喻无与伦比的口感。

我和丽莎去年五月加入了他的漫长的旅行。我们一起入住温哥华岛苏克海湾旅馆<sup>④</sup>。

丽莎已经展现出她所继承的饮食基因，她热爱海鲜和饮食之旅。当亨利和当地的农场主们一起去深海潜泳探寻深海生物时，我和丽莎则享受着户外散步和玩耍。有天下午他们回来，给我们带回了他们储氧箱差点破裂的历险记，以及一只大章鱼和几个交织着紫色条纹的岩礁扇贝。稍后，章鱼和扇贝成为了晚餐汤的食材。这种稠密馥郁的香味，和我以前喝过的所有汤的味道都完全不同，这就是“Umami”的精髓。当时丽莎还不满六岁，她喝完汤后，宣布她的人生理想是开

---

① 世界顶级餐厅之一。

② 世界顶级餐厅之一。

③ Frog Hollow Farm，美国著名的水果农场，据称那里出产“世界上最美味的桃子”。

④ The Sooke Harbor House，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维多利亚，是北美最具英国特色的城市，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和美食享誉北美。

一个她自己的餐厅或旅馆。她的旅馆要有我练瑜伽的课堂，还要有为她的猫咪们提供的客房服务。

.....

12月31日。我们过完圣诞节，从班布里奇岛回到家中。亨利站在厨房的中间，一边咬着他的右手食指指甲，一边考虑着我们一年一度的新年前夕聚会的最后准备。亨利圆圆的肚子上裹着一件脏兮兮的围裙，他轻轻地拿起一个高脚玻璃酒杯，灌下一大口，为后面的工作补充体力，然后深思熟虑地咬他左手的指甲。有时我们行驶在去商业中心的数公里单调乏味的路上时，亨利会摇下车窗，朝外吐出他用牙咬下的小块皮肤和指甲，就像吐出鱼身上的小刺。以同样的劲头，他会高兴地嚼烂鸡脆骨，把一块牛排啃至一块白骨，并像一条饿狗一样喜好展示他尖锐的犬牙。

亨利把玻璃酒杯放在桌子上，对着盘子上放着的一只烤羊腿着急，他剥开烤羊腿的外壳尝了一小块以确信客人们都会喜欢。然后他走向冰箱去取装在盘子里的一块家里腌制的鲑鱼。一阵刀光剑影，他用油腻的手指递给我一小条像琥珀一样珊瑚红透明的渍鲑鱼片，鱼肉滑进我的喉咙。美味可口。当客人们到后，和夹着酸豆角和剁碎的洋葱粒的吐司一起吃，味道会更好。亨利又切了一片塞进我的嘴里。

12年前亨利喂我结婚蛋糕时，也是这样的漫不经心和孩子般的热心——把一大块卷巧克力的蛋糕塞进我张大的嘴中。当时我有些震惊和尴尬。但是他的这种随意的行为却暗中意味着我们在一起能创造一种突破传统的充满激情的生活。他舔了舔手指上剩下的蛋糕，并像柴郡猫<sup>①</sup>一样朝我咧嘴傻笑。亨利穿着古老而质地优良的深蓝色无尾燕尾服，他深色的皮肤，杏仁眼以及优质亚麻白衬衣衬托下的一头鬈发，使他看上去帅气迷人。当他搂着我的腰，在我耳旁轻语他多么爱我时，我弄湿了为婚礼借来的蕾丝衬裤。

把鲑鱼放回冰箱后，亨利取出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上次烹饪盛会剩下的储存牛肉——很多的骨头，很多时间。

---

<sup>①</sup> Cheshire Cat，咧嘴傻笑的柴郡猫（源出卡罗尔所著童话《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他把牛肉倒进一个小平底锅中，耐心地处理储存牛肉中渗出的汁液、烘烤盘上溢出的水滴和泼洒出来的葡萄酒。

我看着他忙，就帮着清理杂物。系着一个白色围裙，手里拿着海绵和纸巾，迅速收拾着散落在外的饭粒，火鸡内脏和蔬菜的根蒂外皮，从餐台到涂着蓝漆的木地板。我选择了一种和一切形成鲜明对比的颜色——不隐藏也不掩饰。现在我看到几丝鲑鱼肉填在地板罅隙间，可是却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

就当我收拾残局，经过他身边时，轻轻碰到了他，他的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别挡着我，见鬼，难道你看不到我正在忙吗？”

尽管我们一起参加新年前夕聚会，我和亨利却几乎每周都会对对方大吼大叫。早些时候我们为政治问题争辩，但是现在我们却为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争得不可开交。有一次，那是我们争吵得更为厉害的一次，他朝我丢过来一本《牛津英文词典（第一卷）》。没有砸中，但我仍为那本书的重量而感到受伤，那本书里有那么多我不认识的单词，还有那些我没能想起对他的侵犯给予明确还击的词句。事后他对我道歉，就像他现在一样，迅速而温柔。

我冲进地下室去搜集塑料的香槟酒杯。虽然喝酒让客人们变得麻痹大意让我担心我们的漂亮威尼斯细长型香槟酒杯，但是亨利总是坚持将它们从玻璃橱拿出来给来得早的客人们使用。它们的华丽让亨利感到高兴，虽然有破损的危险，他喜欢向客人们展示，而我却一直很珍视它们，愿意保存着为更亲密朋友聚会时使用。这些酒杯是一个慷慨的朋友送的结婚礼物，太贵重以致没有其他的杯子可调换。拿着这些塑料酒杯回到楼上，我把它和纸盘、纸巾和餐具摆在餐桌的一边，一会儿之后餐桌上将会尽可能多的堆满食物。一个大的冷柜装着冰块和几十只待剥壳的冷冻牡蛎，等待着。我不敢问亨利那些牡蛎花了多少钱。说服他克制节俭是毫无意义的。当他拿着我的信用卡去为晚餐采购食物，我特意地扫了一眼账单。和亨利一起生活意味着要接受 150 美元 1 盎司的白松露。

当我再走进厨房时，亨利微笑着，让我尝了一下他调制的调味汁的味道。调味汁醇和稠密，过去聚餐的味道和现在汁酱和波尔图葡萄

酒的味道融合在一起，一片月桂树叶漂浮在黑色的液体表面。我环视了一下厨房的情景——靠我清洗整理无法平息这场风暴。

“还需要什么？”他问道。

“没什么了。”我看着他轻轻地调着汁料。对他而言调味汁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他没成为一名专业厨师实在是太可惜了，身后跟着一群跟班，崇拜他，为他清理善后。

他又忙活了一会，搅拌尝试，“我觉得还要加点盐。”

“已经很好了，”我坚持道，“完美，真的。”但我认为他的调味汁实在是需要更多更有品味的爱好者。

丽莎飞快地跑下楼梯，找她的朋友。她现在六岁半了，有着一张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域的面孔，融合了亨利亚洲/盎格鲁背景和我混杂的东欧犹太民族血统的基因。她继承了亨利橄榄色的肤色和弧形的嘴唇，让我想起一朵粉红色的蔷薇花蕾。蜜棕色完美的螺旋髻发一直垂到肩上，勾勒出她大大的杏仁眼，就像陷在灰白色的花岗岩上一杯海水。她有着我的尖下巴和方形的手指头，显得果断且小巧可爱，尤其是涂上知更鸟的蛋青色指甲油，就像她那晚涂的一样。

我们的第一批客人到了，从寒冷的庭院中裹入一阵冰冷的风雪和枯叶的陈腐气息。他们带了几瓶冰凉的香槟，人群中的面包师带来了自制的瑞士巧克力曲奇和杏仁奶冻蛋糕。

艾米丽和她丈夫贾斯汀提前到了。我总是依赖艾米丽给我提供一点波西米亚魅力，一种我已遗失的城市生活品味。一次在当地的餐厅遇上她和她一家之后，我就约她出来。俏皮的发型，红红的嘴唇，钟形帽。那个女人，她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就像小城上许多女人一样，她也不工作，当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的时候，从事个人写作和艺术创作。我的生活全都是截止日期，但是自从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后，每天我一边在电脑前工作，一边和她谈论书和艺术。下午学校放学后，我常常带丽莎去她家。她的小女儿已经成为丽莎的一个好朋友。当孩子们玩耍时，我和艾米丽喝着茶，继续我们的谈话。她可能是最生机勃勃的有趣的人，是我平静生活的一阵清新的风，但是有时候，

与她自信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她就像一个贫困儿童一样脆弱。她聚会时的形象——红地毯上笑靥满面的新星——当她冲进厨房称赞准备工作时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天啊！真丰盛啊！”

亨利伸出一只胳膊绕过她的肩膀，亲切地拥抱她，还热情洋溢地亲吻她玫瑰色的面颊。

“你是最棒的，亨利，绝对的是最棒的！”她得到了亨利奖赏给她的婚礼香槟玻璃酒杯，咯咯地笑着，开心地脸红了，就像她细脚玻璃杯里向上冒的气泡。

安娜，一个认识时间更短的朋友，她丈夫约翰和儿子里奥跺着脚走进了门厅。里奥踢掉他沾满雪的靴子，冲上楼去，高兴地去吸引女孩子们。

安娜活泼，有着明亮的蓝色眼睛和长长的卷曲的染红的头发（她称她选择的颜色是“一种修正”），看上去更像一个真正的纽约女孩。当她告诉我她生长在俄亥俄州时，我感到惊讶。她告诉我 80 年代她的那些疯狂的日子。她大学一毕业就立刻离开了俄亥俄州，一头扎进纽约，她在齐·约翰逊<sup>①</sup>位于索霍区<sup>②</sup>的零售店工作，晚上参加纽约东区的派对。看着她鲜艳明亮的红头发我相信她说的一切。

我们经由一个同事介绍认识之后，我们一起努力甩掉因怀孕后而增加的体重，这让我们的友谊迅速升温。我们报了当地一个健身俱乐部举办的残酷的健美体操班。跳跃运动、俯卧撑、原地慢跑。每一次课都像高中体育馆里难熬的一天，但是我们都减了近 5 斤。每次课肌肉剧烈的疼痛成为促进我们关系密切的经历。经过八周的训练营之后我们认为我们得到了更令人欣慰的东西。

在之后的两年中我们变成了忠实的瑜伽修炼者。我期待着我们的每周外出。她开车从她家出发，到我家车道后按响车喇叭。在车上我

---

① 时装设计师贝齐·约翰逊创立的品牌，以色彩鲜明、款式大胆的设计著称，年轻又带点美式庞克的创意美学。

② 索霍区，美国纽约曼哈顿南部一地区，以先锋派艺术、电影、音乐与时装款式等著称。

们有时间谈论工作，互诉衷肠，探讨着如何教育孩子，同时听着我们最爱的露辛达·威廉姆斯<sup>①</sup>的 CD。

我们欣赏着彼此的务实主义。我们都是绘图设计师。我们甚至共用一个助手。我们抚育同龄的孩子。外出健身我去晚了她会抱怨，她忘了午餐约会我会生气。我们彼此理解。我们很忙，我们的生活被分割成半小时的片段。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寒暄铺垫，没时间浪费。

我们小圈子里年轻的、未婚、没有孩子的朋友包括托马斯和他的室友尼克，也是我们的助手。托马斯好像比较拘谨，修长的手上拿着一瓶啤酒。忙前忙后招呼客人的时候，我冲他友好地微笑。最后聚会气氛很热烈，人们欢声笑语，杯筹交错，情绪高昂。当我去客厅换音乐时，托马斯对着我微笑。

这几年来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一次旅行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那次我们和当时他的女朋友琳赛，还有一群朋友去哥斯达黎加。当托马斯装修他位于我们北面的新房子时，在我们家的阁楼里住了两个月。他是个五官长得非常漂亮的年轻人，1 米 83 的个头，浅褐色的头发。他经常变换发型，所以我对他每隔一段时间变换一个形象习以为常。有时他把头发剃得很短，像一个 50 年代的男孩，几周后他留起触目的短络腮胡和一头“在荒郊野外待了三周才回来的”蓬松鬈发，有时他会蓄起刘海让人想起六十年代的流行明星或一个准备接受圣职的修道士。他的性格显出某些极端——晚上他会高兴地和朋友一起灌啤酒，而白天他一个人待在他家后面山上的工作室里制作巨型的塑形雕塑。

对我们家来说，托马斯是一个受欢迎的新成员。亨利非常乐意为此这位编外的、深得他欣赏的男性伙伴烹饪，而且我经常发现他们一起在厨房里，一边喝酒，一边深入交谈。我走进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

---

<sup>①</sup> 民谣唱作才女 Lucinda Williams 曾被乐评誉为“美国流行乐界最杰出的四大天才之一”，她凭借才华洋溢的创作和不加掩饰抒发情感的出色演绎，多次获得葛莱美音乐奖提名和奖项。

闯入者。谈话停下了而我总是立刻感觉到打破了一个很私密的时刻。众所周知托马斯和他的女朋友总是出问题，这已经成为小城流言蜚语的话题。他女朋友在电话里和他分手的那天他在我们家里。他走进我们的卧室，坐在床上哭泣。我们，作为结婚多年的夫妇，默默地安慰他鼓励他。

丽莎喜欢坐在托马斯的肩膀上清扫楼梯，喜欢在客厅的小地毯上和他摔跤。他很有耐心地听她讲她学校里的故事，谁很小气，谁就有了麻烦，她和谁的关系变差了。她喜欢在餐桌上和他一起画画。

而且有个外人在场，我和亨利就会有所顾忌，避免争吵。

有天晚上我在叠衣服，托马斯以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我漂亮。我感谢他的称赞，继续叠着衣服，但同时我的胃却忽然变得紧张。我的大部分生活都在家工作、带孩子。对其他男人我往往视而不见，尤其是年轻英俊男人。

托马斯新房子的水管煤气和电线一装好，他就搬出了我们家。我竟然非常怀念他的陪伴，这让我感到意外。有一次我又叠衣服的时候，想起他的那句恭维，我为他搬离我们家后的安全感到欣慰。

亨利很羡慕托马斯新的单身汉生活。有天晚上，我们在收拾厨房时他说道，“如果我搬去和托马斯一起住，只在周末的时候回来看你和丽莎，你觉得怎么样？”

我从堆满脏盘子脏碗的水槽中抬起头，装作大笑起来，让他感觉到我知道他并不是认真的。“不，我可不喜欢那样。”

“而你可能会和托马斯发生点什么，”他接着说道，毫无疑问他很喜欢玩这种游戏，“难道你不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吗？我一点都不会介意。”

“托马斯是长得很帅，但是我嫁的人是你。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

亨利从不放弃，他就像一只兴高采烈的狗，耍弄着一根骨头。“如果我去和他性感火辣的新女友玛菲亚·普林瑟斯约会，你会介意吗？”

“你肯定不会出去和玛菲亚·普林瑟斯约会。”



我更用力地擦洗脏的炖锅。亨利有时简直让人发狂，虽然他总想降低底线，这件事本身也有些令人愉快的地方。

回到新年前夕夜，我作为女主人，去厨房找塑料杯的时候我从托马斯身边擦身而过。他倒了一大口啤酒，有些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托马斯和我一样——我们都喜欢独处和安静，也许参加这样人多的聚会都有一些超出我们的天性。

凯西与她丈夫斯蒂夫、他们的女儿艾米，和其他一些从教堂过来的朋友一起到了。斯蒂夫又高又帅，有着美国人标准的方下颚。手里拿着酒杯，他做起了事先安排好的牡蛎服务生。立刻一群人围着他，他在以他为中心的小圆形舞台上笑容满面。艾米突然冲上楼梯去找丽莎。

我和凯西的友谊是在郊区抚养孩子的日常结果。你带着不满两岁的孩子搬到一个新地方。周二去商场大量采购清洁喷雾剂、洗衣粉和尿布后，你们赶到当地学校的操场。你的孩子遇到了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她们一起堆沙子城堡和坐跷跷板，日渐亲密起来。于是你想看看她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可能他们不是你选作朋友的人，但是他们看上去有责任感，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是电锯杀手。尽管你们的性格迥异，凯西和亨利都是作家，而且因为工作原因好像很快就变得很熟稔。

过去三年中我和凯西几乎每天都会去彼此家中。我们会彼此接对方的孩子回家，若有紧急情况，我们会帮助对方照顾孩子，我们会照顾彼此的孩子过夜。我们四个人一起吃晚饭。我们的房子几乎都可互换。我会和我孩子最好朋友的妈妈待上几个小时，但实际上，我对她所知甚少。

凯西和斯蒂夫在教育孩子和政治观点上都有一点守旧，比我们更为保守。尽管凯西有时会在聚会上扮演啤酒女郎的角色，但是她却是在纽约的一个富裕郊区长大。凯西和斯蒂夫都坚持正确的用餐礼仪，而我认为对三四岁、还在学习使用餐叉的孩子们来说未免过于繁琐（我对我女儿是否真正在吃东西更感兴趣）。圣诞期间，我看到凯西的